

真正让读者喜欢的小说

——读郦元平长篇小说《穿左门走直道》 □贺绍俊

兴安将《穿左门走直道》推荐给我,作者名叫郦元平,我没有读过他的小说,但从作者简介中得知他是今古传奇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今古传奇》让我眼睛一亮,这本刊物我太熟悉了,上世纪80年代我在《文艺报》工作,经常会读到《今古传奇》。这部小说写的就是《今古传奇》所发生的故事,涉及到40年来文坛的很多事情,也唤起了我对这段历史的回忆,不禁觉得郦元平应该是我早就认识的同行似的。小说以《今古传奇》为原型,真实记录了中国通俗文学40年来的兴衰和辉煌,郦元平是以小说的方式写了一部当代通俗文学的传播史,我们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一部信史来阅读。小说中写到很多刊物的决策、思路和措施,比如“包加包”“一鹏两翼”“政府市场”等,显然都是《今古传奇》在办刊过程中的实践和经验。从这个角度说,这部小说具有明显的文学史价值和社会学价值。

尤为可贵的是,《穿左门走直道》所反映的文学史实是一段被人们忽略了文学史实,也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通俗文学热潮。文学界长年流行着轻视和贬低通俗文学的思潮,但《穿左门走直道》正面描写了通俗文学在过去几十年广受群众欢迎的情形以及通俗文学刊物所作出的艰辛努力,让我们看到了通俗文学的魅力。因此这部小说也是一部捍卫通俗文学尊严的小说。

小说本来就是通俗文学中的一种,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种。班固在《汉书》中就说过一段大家经常引用的话,他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所以古人是把小说看成是通俗文学的,但是通俗文学在文学界一直被歧视。五四新文学要让文学回归到普通民众,提出这样的口号:“扫除贵族文学的面目,放出平民文学的精神。”尽管他们喊出“平民文学”的口号,却拒绝接受平民喜爱的通俗文学。那个时候像张恨水这样写通俗小说的大作家,尽管拥有众多读者,却是根本没有文学地位的。学者陈平原曾说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就是通俗小说被挤压到几乎没有立锥之地的地步。这个奇迹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是一种不正常的文学现象。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思想大解放的冲击,这种现象开始得到改变,通俗文学突然在全国风涌而起。各地纷纷创办通俗文学刊物,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大大促进了中国通俗小说的迅猛发展。其中湖北的《今古传奇》引领潮流,起到了校正通俗文学正确航向的先锋作用。这是《今古传奇》的历史功绩,它是通俗文学兴起和发展的一个显著标杆。有了这样的标杆,才会有后来学术界对通俗文学的接纳。但这种接纳又是很艰难的,一个突出的事实就是北大教授严家炎在把金庸写入文学史时,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不得不承认,直到今天,贬低精美故事的理念仍然占主流。在这样的背景下读到《穿左门走直道》这部小说,自然感觉到这对通俗文学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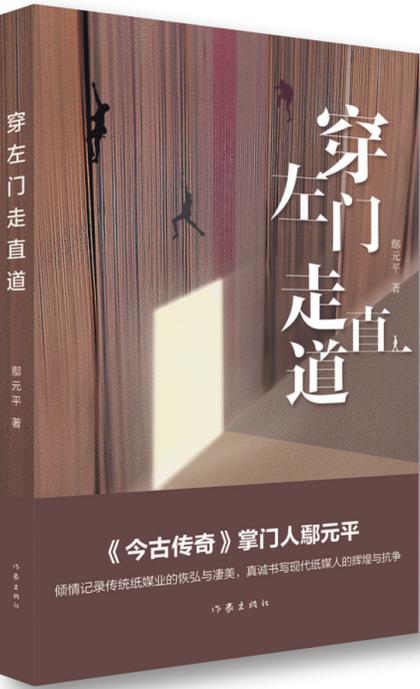
意义非同小可,它是在庄严地宣告,通俗文学也有自己的尊严。

小说写出了通俗文学界的一种通达心态。他们并不在乎受不受歧视,而是在乎能不能让通俗文学赢得更多读者。小说中有一个细节:杨柳大学毕业后来到创刊社,毕恭毕敬地把自己的一本诗集送给龙社长,龙社长翻都不翻,就丢给他一句话:“你若不尽快放下酸臭小文人的破架子,肯定一事无成。”说完就把诗集扔进了垃圾桶里。这大概也是当时整个通俗文学界的基本姿态。虽然你看不起我,但我也无所谓,我闯我自己的世界,我闯我自己的江湖。郦元平在小说中所写的创刊社,基本上就是用这样的姿态去努力赢得读者和市场的,同时也赢得了自己的尊严。

从艺术上说,这是一部深得武侠小说神韵的职场小说。小说写了创刊社这样一个职场,但郦元平的写法跟现在类型小说里面的职场小说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就在于他是用武侠小说的思维和审美来书写创刊社的人物和事件的。创刊社所办的《侠世界》是从武侠小说起步的,而小说在构思和叙述上都借用了武侠小说的形式。小说的主要情节线是王道、杨柳、江一石三兄弟的恩怨,这样的情节线设计其实就是典型的武侠小说结构。现代武侠小说的基本构思就是要建构一个对现实世界镜像化的江湖世界,这部小说所写的是一个现实世界里的职场,却处处都映射着江湖,因此可以说,《穿左门走直道》是建构了一个对江湖世界镜像化的现实世界。你会感到创刊社职场里面的这些人物,就像是武侠小说中的那些侠士们在比武高低,一派刀光剑影。

小说将职场比拟为江湖,还体现在大家都如兄弟手足一般,具有一种江湖气。他们也会内斗,兄弟之间也要打打架,但面对外部困难的时候,兄弟们就团结起来了。小说深得武侠小说的韵味,突出表现在其所张扬的是一种侠义精神。所谓侠义精神,是指民间社会用以规范人际关系的道德标准,是一种情义伦理。郦元平就是从情义伦理的角度来塑造人物的不同性格,小说的情节和故事也主要是围绕情义伦理展开的。职场的情义伦理就是一种侠义精神,这种侠义精神可以用龙昆仑的一句话来概括:“刊社利益大于一切。”王道则说要龙总的这句话当作信条来遵守。

读了这部小说,也让我对小说的雅俗问题有了新的思考。从故事性和语言的通俗性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穿左门走直道》视为一部通俗小说,但从历史性和社会性的角度来看,《穿左门走直道》应该被称为一部严肃小说,因为其思想内涵远比一些严肃小说要更为丰富。其实把小说分为通俗小说和纯小说,或者叫严肃小说,我认为是很不科学的。大量的严肃小说,特别是那些完全建立在写实基础上的小说,作者其实充分利用了通俗小说的优势。通俗小说的优势就在于讲述故事的方法更吻合读者的接受心理,因而更有利于被读者所接受,但如果非要将小说区分为



通俗小说和纯小说,显然是在为发挥通俗小说的优势设置一定的障碍。

为什么一定要有这种区分呢?说到底还是文学有尊卑高下之分的思想在作怪。因为有了这种区分,就导致一些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要装模作样,他明明是在写通俗小说,却不能理直气壮地写,一定要装模作样地表示他的小说与通俗小说没有关系。郦元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没有这种顾虑,他身处通俗小说之中,对通俗小说有一种亲切感,所以也根本不会去装模作样,而是以一种平等的心态去处理雅与俗。他将小说的三个主人公都设计为大学校园的诗人,既不是要以这种设计去嘲弄诗人,也不是要以这种设计去表现是纯文学拯救了通俗文学。郦元平本人就是一位诗人,他看重诗人的品质,诗人的品质能够让人更加接近精神境界。比如小说写到三人在内斗中大伤兄弟情,最终是诗歌让他们消除了误会和隔阂,重归于好。他们三人接力写了一首诗,他们在诗中说:“我们终将抵达/微弱的晨曦。”

“穿左门走直道”,作者以此作为小说名,是寓意我们在职场竞争中,最终必须走直道、走正道。其实它也是对小说写作的一种寓意,即我们写小说,无论是从哪个门进去,通俗小说之门也好,纯小说之门也好,最终都应该走到一条直道上去,这就是写真正让读者喜欢的小说。

人类文明经历了农耕时代、机器时代和信息时代,信息传播从口传到印刷到网络,越来越便捷,越来越密集。印刷业从最早的活字印刷到电脑制作,从纸媒到电媒,书写、阅读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传统的纸质出版业、期刊出版业,经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辉煌之后,在新世纪明显呈下滑态势,在新世纪过了20年之后,已经渐渐被微信、电脑和智能手机阅读取代。郦元平的长篇小说《穿左门走直道》以某省文联管辖的《侠刊社》的兴衰与转型为主要线索,记录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期刊业的发展变迁,在新世纪文学的书写史上独出心机,别有创获。

在90年代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出现多元化迹象,主流文化、精英文化、通俗文化多元共生,并行发展。市场经济就是满足人民需要的经济,当然也包括满足精神需要,普通民众需要游戏类读物来消遣。当时湖北是中国通俗文学期刊的重镇,主要有面向青年的《知音》和面向男士的《今古传奇》。在最火热的时候,“知音体”“传奇体”成为文坛传奇,是民众最重要的精神食粮。本书作者怀着记录时代的野心,书写了传统媒体人的打拚努力和无上荣耀,记录了现代期刊人的无奈挣扎与积极回应。期刊业从辉煌到挣扎再到转型,期刊人在体制内外的生存,这样的描写具有社会历史学的意义。虽然主要是以通俗文学期刊作为描摹样本,但它实际上是那个时代文学读物综合命运的一个缩影,也是纸媒时代向电媒时代变迁的重要记录,堪称改革开放后中国期刊界发展图景的集束展示。

最近看到报道,江湖上最后一本武侠杂志《今古传奇·武侠版》停刊。读者迟迟未收到2022年11期的纸质版,电子版更新停留在2022年10月刊。没有官方公告,也没激起一丝波澜,就这样悄悄地走了,一切都仿佛是为了证实这部小说所言不虛。

作家坚持对世道人心的书写,世道变了,人心不变、人性永恒。所谓人心不变,是说笔下的人物该坚守的在坚守,该迷茫的仍然在迷茫,习惯于算计的永远在算计,不得不躺平的也就躺在那儿了。文人之为文人的操守、策略、计谋,文人之为凡人的世俗生活、情感爱恋,都有生动的展现。官圈商铺、文坛情场、买车买房、经商炒股、喝酒打牌,各色生活,五味杂陈。有人奋斗打拚、呕心沥血、含辛茹苦,亦有人文人相轻、争名夺利、落井下石、委曲求全。所以它既是一个时代的社会文本,也是转型期中国文人生活的鲜活记录,既具有饱满的社会含量,也具有丰富的人性含量。

我曾习惯性地以为文人书生的编辑工作比较枯燥,缺乏动作感,先入为主地担心这部4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是否戏份不够,但是《穿左门走直道》开场就是戏,通篇都有戏。小说开篇就写到通俗文学期刊《侠世界》编辑部的主任杨柳,绞尽脑汁想要把野狐的武侠小说搞到手来作为特稿。两年刚刚大学毕业、分到编辑部不久的杨柳,到南京费尽心机搞到了武侠小说名家老残的《雪山玉女》手稿,也结识了他的女儿华美琪,可以说是一篇小说改变了杂志的命运,也改变了杨柳的命运,还有意外的感情收获。约稿如打仗,出差如苦行,相识很意外,爱情很美好。年份感很强,故事性很足,奠定了小说基调。整部小说从编刊发行、人事升迁、杂志起伏、感情纠葛、生意往来、工作进程到休闲娱乐,故事一个接一个,每一个故事都有来由,都有丰富的细节支撑。争夺好稿、疏通发行、开拓市场、扩大营收、抢夺读者、自办民宿、另修高楼,写得丝丝入扣、环环相连,悲喜交融,令人回味。

书的题目“穿左门走直道”,显示出作者对于时代社会和个人关系的一种理解。“有道无术,术尚可求也;有术无道,止于术。”人生有各种各样的路径,也要经过各种各样的门,职场之门、官场之门、情场之门。“道”讲的是道法自然,遵从大道。门为术,道为根本。在王道上任侠刊社老总之际,龙昆仑给他的赠语为“穿过左门走直道”,讲的是生意场和人际关系的一种变通,王道却将其改为“穿左门走直道”。在他看来,“穿左门走直道”缺乏底线、没有原则,世故圆滑,不足为训。在文坛、在商场,不管走的是什么门,最终还是要走正道、走直道,守底线,有担当。这种高远立意值得特别肯定。

小说故事很精彩,语言顺滑流畅,人物也各有性格。龙昆仑、王道、江一石、杨柳等期刊工作者的形象立得起、站得住,但对人物发展心理逻辑的描写有时还是略显急促匆忙,心理层面、人性层面的更深更细的考量还有待加强。龙昆仑的霸道、王道的圆通、江一石的偏执、杨柳的心机,主要都停留在做了什么和为什么做的直接层面上,何以至此、何以跟他人有所区分、何以自己跟自己打架,却有些语焉不详。如果对人物言行和事件起始动因的铺陈更细腻一些,故事的发展方向就会更有说服力。

在通俗文学由纸媒到电媒的过程中,还有更多时代变迁的因素有待延伸。比如武侠之于中国人的精神状态的重要性、武侠对于国民性格和地方性格的塑造、通俗文学与传统侠文学之间的关联,如果有所展开,作品的社会含量、时代含量可能会更加丰富。这也是我的阅读期待。

一部荡气回肠的“重生”之作

——读钟法权长篇小说《重生》有感 □王春林

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其基本的特质应该是好看、耐读、有味,像槟榔一样甘味回肠有嚼头。近读钟法权的长篇小说《重生》,心生同感之余,蓦然感到《重生》并不只是简简单单写一部英雄的正传,也不是简简单单写一位退伍军人的磨难,而是写国家命运下的一个平民英雄生命命运的蝶变,这也正是让人荡气回肠的重要因素。恰逢抗美援朝胜利结束70周年前夕,作家出版社推出《重生》一书,可见意义非凡。

《重生》全书共40节、30余万字,是围绕平凡英雄张昌武的跌宕人生和刻骨铭心的爱情而展开的宏大叙事,其中还有关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碎片式精彩回忆。据作者透露,《重生》的写作耗时6年,历经数十次精心打磨修改,成稿之初为40余万字,为了使小说摆脱臃肿,实现语言和细节的精致,作者像园丁一样进行了一次次细致的修剪枝叶,直到出版印刷前的最后一刻才停止修改,整整删掉10万余字。作者之所以进行大幅的删减,归根到底是因为他对小说文本有着清醒的认识,一部长篇小说不应只是字数的堆砌,而应该是思想、艺术和精美故事的呈现。通读《重生》全书,不仅被一个个生动精彩的故事所吸引,更被朴实无华的文字所感动。读者仿佛徜徉在文学森林之中,呼吸到的不仅仅是新鲜的空气,还有那些奇花异草的芬芳。

好的小说无不需要匠心设计。《重生》显然进行过特别的构思,在整体架构上,通过主线的正叙,让读者沿着时间的河流观赏沿河两岸的风景,在运动连着运动的车轴下,将主人翁的多舛命运不断推向高潮,给人以强大的向心冲击力;同时通过战争副线的不断回眸,在循序渐近、一张一弛中,穿插主人翁张昌武回忆往昔征战的片段,最终像山水素描那样链接成一幅波澜壮阔的英雄画卷;贯穿张昌武一生的爱情故事,则像绿叶衬红花那样,使得小说充满动人心弦的音乐质感。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蝶变交织碰撞,人物的命运因此而绽放出耀眼的光亮,一部极具张力、震撼人心的小说也就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重生》之所以引人入胜,要归结于作者对矛盾的娴熟把握和运用。《重生》一开头就以朝鲜的金姬姑娘寻找昌武而错找到团部为矛盾起点,一系列矛盾由此产生并展开,同时埋下了影响主人公半生命运的导火索。可以这样说,在《重生》这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中,矛盾像浪潮一样从头至尾波澜起伏,就连昌武讲述的战争故事也都无不暗藏矛盾,不断涌现的矛盾就像一只只无形的推手,将故事的情节不断推向高潮。矛盾在运动的旋涡之中加速裂变,不仅使作品充

满冲击力,而且提升了人物命运跌宕起伏的频率,在不经意间调动了读者的胃口和探知的欲望。

自从有了人类便有了战争,便有了对英雄的记录和书写,对英雄的崇拜由此产生。《史记》有很大一部分记录的就是战争与英雄。古今中外的不少名著,像《三国演义》《水浒传》《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等,无不是因为作者对英雄人物的成功塑造,才使得作品熠熠生辉。钟法权在创作中,显然深知人物塑造对于《重生》这样一部作品的重要性,他把人物塑造当作立文之本,在人物塑造上下足了功夫。张昌武是《重生》贯穿始终的主人公,他虽说不像《史记》中的项羽那样,有着力能扛鼎、才气过人、统领百万大军的帅才和力量,但出身卑微的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摸爬滚打、浴火重生,立下了赫赫战功。作者不仅以形象生动的文字对张昌武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还以感人的故事对他刚直不阿、威武不屈的鲜明性格进行了热烈烘托,并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让英雄自己片段式地追忆战争经历。看似碎片式的故事,在时断时续的滚动式讲述中最终链接成一幅波澜壮阔的英雄画卷,平民英雄张昌武“泰山压顶不弯腰”的英雄形象便深深印刻在了读者的记忆中。《重生》不仅成功刻画了张昌武的形象,还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细心读来会发现大大小小的人物有78人之多,作者描绘出了复杂人性的众生相。钟守刚的德性、左团长的犷性、郝光政委的智性、周志前的理性、百合的纯性、梅青的耐性、银花的痴性、常小虎的率性、游三醒的魔性……如此众多的鲜活人物,大大提升了《重生》的成色,使整部作品既充满英雄的浩荡之气,还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

一本书之所以受到读者青睐,除了精彩不断的故事和感人的细节,还在于人物是否具有拨动读者心弦的命运。因为命运是每一个生命个体最为关心关注的课题,也是一个常谈常新常变的话题,人生无常就是这个道理。作者显然深谙命运对一部作品的重要,在《重生》的全篇构架中,作者紧紧围绕张昌武的生命运展开叙事,在国家的命运中书写个体

的命运,顺水推舟地在张昌武的生命长河中巧妙种下一个个改变命运的伏笔。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张昌武阴差阳错选择了参加国民党兵,为他日后起伏的人生埋下了伏笔;张昌武在朝鲜战场负伤后被临时安置在金姬姑娘家养伤,为他日后多事的命运埋下了伏笔;在接风的餐桌上,张昌武怒打钟守刚,为他日后与守刚的竞争埋下了伏笔。一个个伏笔的设置,不仅让小说情节得以环环相扣,而且让小说充满了悬念。作者到此并不满足,还通过张昌武的一个个战斗故事来写生与死的命运,还把人物塑造当作立文之本,在人物塑造上下足了功夫。张昌武是《重生》贯穿始终的主人公,他虽说不像《史记》中的项羽那样,有着力能扛鼎、才气过人、统领百万大军的帅才和力量,但出身卑微的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摸爬滚打、浴火重生,立下了赫赫战功。作者不仅以形象生动的文字对张昌武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还以感人的故事对他刚直不阿、威武不屈的鲜明性格进行了热烈烘托,并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让英雄自己片段式地追忆战争经历。看似碎片式的故事,在时断时续的滚动式讲述中最终链接成一幅波澜壮阔的英雄画卷,平民英雄张昌武“泰山压顶不弯腰”的英雄形象便深深印刻在了读者的记忆中。《重生》不仅成功刻画了张昌武的形象,还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细心读来会发现大大小小的人物有78人之多,作者描绘出了复杂人性的众生相。钟守刚的德性、左团长的犷性、郝光政委的智性、周志前的理性、百合的纯性、梅青的耐性、银花的痴性、常小虎的率性、游三醒的魔性……如此众多的鲜活人物,大大提升了《重生》的成色,使整部作品既充满英雄的浩荡之气,还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从《重生》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不仅重视人物外在的形态塑造,还十分重视人物性格的塑造。钟法权用独特的视角观察人性,用准确生动的文字记录人性,用宽容之心理解人性,用友善之心同情人性,用大度之心包容人性,《重生》也就有了众多人性的独特语境,勾勒出众多人物的命运面相,而这些面相无一不是直指人心中的美与丑、善与恶、高贵与低贱、本色与本性。《重生》把历史脉络作为人物命运的隐形轨迹,以超然的视角切入,不以历史事件为主题,而是通过钟守刚等反面典型的人性之恶为反衬,在劫难中推进张昌武这个平民英雄的人生命运,不动声色地跳出了为历史而记录历史事件的传统手法,通过历史事件下的人性之恶来衬托英雄的不屈精神。

一部超越了狭隘英雄主义和一部关注个体命运的荡气回肠之作就这样诞生了。每一次浴血都是一次重生,每一次劫难都是一次涅槃,每一次洗礼都是一次绽放,这是《重生》的封面点睛,也是《重生》的价值追求和精神闪光。别样的英雄释放的是别样的光芒,阅读《重生》或许能够帮助你重新认识生命的本质,对现实、历史和命运的理解更具积极的意义。